

論析美、俄退出「中程核飛彈條約」的戰略意涵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 胡敏遠

提 要

- 一、《中程核飛彈條約》由美國前總統雷根及前蘇聯共黨總書記戈巴契夫共同簽訂，條約簽訂對緩和冷戰的衝突深具意義。
- 二、美國退出《中程核飛彈條約》的著眼包括：強化國家飛彈防禦網的建構；重啟歐洲的飛彈防護網計畫；有利於美國對歐洲國家的軍售；便於鞏固美國在全球的軍事霸權。
- 三、俄羅斯的核戰略是朝向三位一體的核打擊力量發展；陸基、潛射及戰略轟炸機。俄國軍正進行一系列的整合，它是針對2002年美國退出《反彈道飛彈條約》後，採取的反制手段。
- 四、美、俄退出《條約》後，美國勢必重回與俄羅斯及中共在軍事領域上的對抗，新型冷戰型態對全球安全將造成不利的影響。

關鍵字：中程核飛彈條約、俄羅斯、軍備競賽、軍備控制、洲際飛彈

前 言

美國於2018年10月指控俄羅斯違反《中程核飛彈條約》(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 Treaty, INF)(以下簡稱《條約》)，研發陸基巡弋飛彈「Novator 9M729」(北約代號SSC-8)，五角大廈要求俄方於半年內須立即終止。2019年2月1日，白宮宣稱俄羅斯發展SSC-8巡弋飛彈，違反條約之規定且長達

5年而未改正。白宮宣布至2019年8月若俄羅斯不停止該型飛彈的生產，美方將終止《條約》。俄羅斯也以強硬姿態回應，若美國退出莫斯科也會退出，同時將量產中程超音速飛彈SSC-8。¹雙方劍拔弩張之勢為全球帶來極度緊張。

《中程核飛彈條約》的全名為《蘇聯和美國消除兩國中程和短程飛彈條約》，該條約是在1986年10月由美國前總統雷根

1 Ryan Browne, "What's behind Trump's decision to ditch a decades-old arms control treaty? "Politics, down on 2018-10-22, <<https://edition.cnn.com/2018/10/21/politics/trump-russia-inf-treaty-decision/index.html>>.

(Ronald W. Reagan)及前蘇聯共黨總書記戈巴契夫於冰島雷克雅維克會晤後，雙方展開密切協商。1987年12月8日雙邊領導人於華府簽訂《條約》。回顧80年代，冷戰正值高峰時期，美、蘇軍備競賽達到高潮。北約為了反制蘇聯部署的SS-20軍刀(Saber)中遠程核子彈道飛彈，在西德、義大利與英國部署了短、中程核(飛)彈。恐怖的核武威脅及戰爭陰影對當時的歐洲國家造成極大恐慌。美、蘇意識到核武威脅的破壞性與毀滅性，開始思考如何進行控管。經過十多年的談判與斡旋。雷根總統與戈巴契夫總書記遂於1987年達成協議並簽署《條約》，雙方決定銷毀一定數量的短、中程飛(核)彈。

毋庸置疑，簽訂《條約》的目的是為減緩冷戰期間雙方核武數量的氾濫，降低對全球造成的緊張情勢。依據《條約》內容顯示，美、蘇必須逐年銷毀射程在500-5,500公里的中、短程飛彈與核武數量。歷經31年的光景，美國計銷毀859枚；俄國1,752枚，合計共銷毀了2,611枚中程飛彈及核武器。然而，2007年俄國宣布重啟中、短程飛彈之研究，引起美國的注意。2017年俄方認為美國之CUAI與中程導彈無異，美方則稱俄國的SSC-8型導彈的研發，有違條約的精神。

2019年2月，美國認為俄羅斯違反該條約，喝令俄方須於半年期間停止並銷毀該型導彈，否則美國將退出《條約》。至8月雙方因無法達成任何協議，美國遂於8月2日正

式宣布退出《條約》。美國退約後，俄羅斯也跟著退出《條約》。美、俄軍備競賽隨著雙方退約正式展開，冷戰期間核武威脅的恐怖陰霾，彷彿再度重現。

對此，本文研究目的有三：首先，探究國際環境變化對美、俄退出《條約》的因素；其次，美國退出《條約》後能否以美軍的單邊力量遏制中、俄的軍備發展；最後，美俄軍備競賽對國際情勢的影響為何，以期對美、俄的軍事對抗與發展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中程核飛彈條約》簽訂的緣由與影響

一、「軍備競賽」、「軍備管制」與《中程核飛彈條約》的關聯性

軍備競賽(Arms Race)是指和平時期，敵對國家或潛在敵對國家互設為假想敵，各造之間不斷擴充軍事準備，並展開質量和數量上的競爭；其目的都是為了維護本身安全，卻往往不顧其他國家的感受，因而造成軍備上的惡性競爭，因此又稱之為軍備競賽。²軍備競賽的產生原因有三：體系權力結構的變化、區域權力平衡(競爭)的激化、敵對國心理意識的改變。³國際體系穩定大多取決於大國的權力分佈。國際體系的結構是根據成員(actor)之間能力的分配來界定。體系中權力權重之分配決定了國際體系的結構，不同國家實力的排列組合產生了結構。⁴當國

2 宋學文，《全球化下的國際關係理論、政策與治理》(台北：巨流出版社，2009年1月)，頁152-153。

3 林碧炤，《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台北：五南出版，1999年7月)，頁314-315。

4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ston: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 80.

際體系出現權力失衡，加上區域權力無法平衡時，區域中的次等大國會試圖運用其所擁有的權力以維持或重建權力、維持均勢所使用的方法，即是加強軍備的建構。⁵最後，敵對國的心理意識則出自於畏懼所致。因為，大國一旦失去綜合國力的優勢，其對地緣秩序維繫的能力與主張會立即遭質疑。上述三個原因實乃造成軍備競賽的重要原因。

軍備競賽最為著名的案例為，美國與蘇聯在1960年代為了維持核武能力的優勢，競相製造比對方更多、更先進的核彈，以確保自己在遭受核彈攻擊時，同時也可重創對方。⁶雙方都以核武威脅對方，以達相互保證的嚇阻效果。1970年以前，美蘇的核戰略發展也從空載攻擊發展到海基，甚至到陸基型的核武器，相繼亮相。⁷美、蘇核武發展到1979年時，雙方的核實力與洲際飛彈相繼部署，已達到可毀滅對方或地球時，才在西

德提議下思考如何控制核武數量，並保證彼此都不會受到安全的威脅。⁸軍備裁減事宜隨之應運而生。自此軍備管制便成為聯合國的主要任務之一。

「軍備管制」(Arms Control)是相對於「軍備競賽」的國際規範。其目在於尋求核武國家間的穩定戰略關係，以避免核戰爆發。⁹軍備管制屬於自由制度主義的主張。該學派主張在國際政治組織之中，建立合作機制、消除秘密外交、強化軍備透明、減少意外衝突、有利和平穩定。¹⁰依據《聯合國憲章》第11條，「聯合國大會得考慮關於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合作的普通原則，包括裁軍及軍備管制之原則；並得向會員國或安全理事會或兼向兩者提出對於該項原則之建議」¹¹。《聯合國憲章》明確規定，裁軍與維持和平是聯合國的重要工作，至於裁軍會議則是國際社會為多邊談判軍控與裁軍協定

5 林碧炤，《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頁307-308。

6 〈相互保證毀滅〉，《Wikiwand》，2019年2月21日，〈<http://www.wikiwand.com/zh-mo/%E7%9B%B8%E4%BA%92%E4%BF%9D%E8%AD%89%E6%AF%80%E6%BB%85>〉，檢索日期：2018年3月28日。

7 施孝瑋，〈核威懾相互保證毀滅還是詐騙勒贖〉，2017年9月7日，《今日新聞》，〈<https://tw.news.yahoo.com/>〉，檢索日期：2019年3月28日。

8 楊永明，〈國際限武裁軍機制與規範的發展：國際關係理論與國際法規範之檢驗(一)〉，《台灣法律網》，〈http://old.lawtw.com/article.php?template=article_content&area=free_browse&parent_path=,1,1648,&job_id=73880&article_category_id=1628&article_id=34558〉，檢索日期：2019年3月28日。

9 陳世民，〈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與軍備管制〉，載於李明總編，《國際關係》(台北：前程文化公司，2018年8月)，頁132。

10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34.

11 《聯合國憲章》，〈<http://www.reasoninfo.url.tw/reasoninfo/dsprftbls/dsprftbls12.htm>〉，檢索日期：2019年4月13日。

的唯一論壇。¹²儘管，裁軍會議並不是聯合國的正式機構，但是聯合國秘書長有向裁軍會議派出私人代表，這名代表是裁軍會議的秘書長。所以，裁軍會議每年須向聯合國大會彙報工作情況。

60年代，在聯合國的調和下美蘇展開核武談判。首先是在1968年7月，全球62個國家在聯合國的架構下，簽訂了「核武不擴散條約」(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NPT)，¹³簽約後的20年裡，美蘇雙方經過無數回的核武戰略均勢談判，進而簽訂了「戰略性武器限談判」(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 SALT)的第一及第二階段條約。「軍備控制」儼然成為美蘇之間的控制閥，但因信任基礎薄弱，也未認真履行條約內容，兩造因未能完全履行裁減的核武數量及降低發展新核子武器。直至1985年蘇聯總書記戈巴契夫上台後，東西關係有所緩解，核武裁減才有實質的進展。1987年，美蘇簽訂的「中程核武裁減條約」，是冷戰時期劃時代的第

一個核武裁減條約，¹⁴有助於美、蘇間的軍備控制。

二、2019年美、俄退出《條約》的緣由

川普入主白宮以來，較為重視保護美國狹隘的物質利益，對於美國向來自詡為自由世界的捍衛者，似乎不太重視。對於歐巴馬時期所簽訂的多邊協定，大多棄置不顧或逕自退出。¹⁵例如他退出《巴黎氣候協定》、《跨太平洋夥伴協定》、《伊朗核協議》等。¹⁶據紐約時報報導，川普政府厭惡國際協議，加上國家安全顧問波頓(John Bolton)渲染與影響，促使川普執意退出《條約》。¹⁷川普為確保美國的軍備優勢，加上北約對軍備投資額度的不足。美國藉由退出《條約》，可凸顯歐洲盟邦國家在國防上過於依賴美國，順勢可要求歐洲的盟邦國家增加對北約的軍費支出。¹⁸

川普認為1987年簽署《條約》的背景，是從美蘇雙方的飛彈數量考量，並未考慮到其他潛在國家的飛彈能力。美國認為目前有

12 聯合國的裁軍會議目前有66個成員國，包括五個常任理事國。《聯合國憲章》，〈<http://www.reasoninfo.url.tw/reasoninfo/dsprftbls/dsprftbls12.htm>〉，檢索日期：2019年4月13日。

13 〈核武禁擴條約〉，《維基百科》，2018年12月，〈<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D%E6%89%A9%E6%95%A3%E6%A0%B8%E6%AD%A6%E5%99%A8%E6%9D%A1%E7%BA%A6>〉，檢索日期：2019年3月28日。

14 陳世民，〈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與軍備管制〉，載於李明總編，《國際關係》，頁134-135。

15 Stewart M. Patrick, "Trump and World Order: The Return of Self-Help,"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7), pp. 52-53.

16 Keren Yarhi-Milo, "After Credibilit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Trump Era," Foreign Affairs, Vol. 97, Iss. 1, January-February, 2018, ppp. 73-74.

17 〈美俄31年前簽中程核飛彈條約為何川普要廢掉〉，《中央通訊社》，2018年10月23日，〈<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810230097.aspx>〉，檢索日期：2019年3月29日。

18 Randall Schweller著，田力品譯，〈川普的現實主義外交政策〉(Three Cheers fo Trump's Foreign Policy: What the Establishment Misses)，《國防譯粹》，第45卷10期，2018年11月，頁47。

許多潛在「修正主義國家」¹⁹，正對美國及歐洲大陸造成安全上的影響。這些威脅包括來自巴基斯坦、伊朗、俄羅斯、中共及北韓的飛(核)彈數量及能力。

巴基斯坦擁有100多枚的核彈，並以威懾印度為其主要目標，但對歐洲及美國並不構成立即威脅。伊朗約有20枚射程可達1,300公里的流星3型中程彈道飛彈，而且還有射程達2,000公里可攻擊歐洲內陸目標的流星3型衍生型中程彈道飛彈。²⁰鑑於伊朗的飛彈威脅與日俱增。美國認為歐洲各國必須設法防範伊朗的威脅，以維護中東地區的安全。然令美國極度不滿的是，伊朗在敘利亞戰爭中與俄羅斯進行軍事合作，讓美國深感憂慮。尤其，伊朗已獲得了俄國的S-400防空飛彈，²¹相對造成俄羅斯在中東地區的軍事擴張，而令美國極為不滿。

中共的陸、海、空基之短、中程飛彈數量已令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軍事部署與部隊調動，感到困擾。依據美軍的評估，在2009年

中共的洲際飛彈已可直接威脅美國本土，中共當時已部署了20枚「東風五甲」洲際彈道飛彈、16至24枚「東風4型」長程彈道飛彈、14-18枚「東風三甲」以及40-50枚「東風21型」飛彈。此外，「M族系列」的飛彈(射程在500公里以下)亦可直接威脅亞太地區盟邦及其海外基地，其數量更是驚人；其中，尤以「東風十五型」和「東風十一型」的數量超過900枚，對周邊國家的安全愈顯威脅。²²上述數字隨著中共10年來飛彈數量增加與性能的提升，概已超過了1,500枚以上。其中，尤以號稱美軍航母殺手的「東風21D型」飛彈的性能與數量，更讓美軍太平洋艦隊的自由航行有如芒刺在背。²³

美國退出《條約》的另一項原因是針對中共而來。因為《條約》訂定之時，並未包括中共或其他潛在國家也必須遵守該條約。

《條約》訂定至今30多年來，中共各式的飛彈數量及其核武能力已顯著增加。尤其，中共正在建造新一代陸基飛彈，這些飛彈是

19 修正主義為國際關係攻勢現實主義的主張。該主義認為一些大國會想成為「修正主義者(國家)」，他們的目標想要改變「現狀」。所以，原霸權國家因無法判定修正主義國家是否對其懷有敵意，或者是否一定會對其進攻。為了自己的安全與生存，霸權國必須具備一定的進攻的能力，才能使國家保有能生存的能力。請見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pp. 29-32。

20 Marvin Leibstone 著，齊珮文譯，〈國際飛彈防禦合作計畫〉，《國防譯粹》，第37卷第2期，2010年2月，頁13。

21 俄羅斯已向伊朗提供的S-400PMU2飛彈近期進行試射，根據最新衛星照片顯示，伊朗已經部署4個S-400PMU2飛彈營。〈簡氏：伊朗S-400防空飛彈規格超過預料〉，《每日頭條》，2019年7月28日，〈<https://kknews.cc/zh-tw/military/k8mb5n8.html>〉，檢索日期：2019年8月8日。

22 甘浩森(Roy Kamphausen)、施道安(Andres Scobell)編，《解讀共軍兵力規模》(台北：國防部譯印，2010年8月)，頁118-125。

23 Otto Kreisher著，王文勇譯，〈中共航艦殺手：東風21D〉，《國防譯粹》，第41卷第3期，2014年3月，頁82-84。

以威懾美國及其在亞太地區的盟軍基地和海軍艦艇。美國受制於《中導條約》的約束，在反制作為上受到極大限制，所以美國國務卿龐培奧在2019年4月10日於國會報告：「由於崛起中的亞洲大國(中共)應加入美俄的《削減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²⁴美國對中共的威脅感不斷劇增，白宮首次以官方立場要求中共加入簽署削減核武器條約的協定。可見美國退出《條約》的另一項因素，實為中共的中程導(核)彈，威脅到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安全。

川普總統在2018年10月20日表示：「美國繼續堅持遵守《中程核飛彈條約》，而俄羅斯和中共則不斷在追求核武器，這是美國無法接受的」。「如果俄羅斯正在做這件事(尋求核武器)，中共正在做這件事，而我們還在堅持(遵守)這一協議，這是不可接受的。」²⁵白宮認為，美國必須藉由科技與軍事優勢，限制中共飛彈發展的數量與能力，利於保護美國亞太地區的安全利益。美國退出《條約》後，對遏制中共飛彈擴張，可產生嚇阻效能。²⁶

不容質疑的是，美國提出退出《條約》

的目標仍是針對俄羅斯。2018年10月，美國指控俄羅斯新近研發的陸基巡弋飛彈「Novator 9M729」(北約代號SSC-8)違反《中程飛彈條約》，因其射程已然違反條約規範。²⁷俄羅斯的伊斯坎德爾短程彈道飛彈(北約代號：SS-26 Stone)，北約各國也將其列為首要威脅來源。²⁸SS-26射程長達250-300英里(超過了400公里)，可以從俄羅斯或者加里寧格勒發射，打擊北約部署在東歐地區的空軍及飛彈基地。川普宣稱俄羅斯不僅未遵守《條約》規定，仍然發展短、中程飛彈。讓美國抓到把柄的是，俄羅斯目前正發展一款可搭載核彈頭的「伊斯坎德爾-9M729」中程飛彈，成為美國退出《條約》的藉口。憑此，美國國務卿龐培於2018年12月4日舉行記者會，要求俄羅斯在60天內重新遵守條約並銷毀該型飛彈，期限至2019年2月1日止，否則美國將退出《條約》。俄羅斯堅稱發展此型飛彈，並無違反《條約》的相關規定。雙方各執一詞，莫衷一是。2月1日美國再次提出警告，並將退約生效時間訂於同年的8月1日。

事實上，引發美國對俄羅斯真正的不滿

24 〈美國務卿：除美俄之外中國也應簽署削減核武器條約〉，《新網》，2019年4月11日，〈<http://mil.sina.cn>〉，檢索日期：2019年4月14日。

25 〈一文看懂 美退出中導條約的背後考量〉，《大紀元》，2018年10月23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18/10/22/n10801841.htm>〉，檢索日期：2019年4月1日。

26 〈美國宣布退出《中導條約》 原因在於中共？〉《新唐人電視台》，2018年10月28日，〈<https://www.ntdtv.com/b5/2018/10/28/a1397073.html>〉，檢索日期：2019年3月29日。

27 〈退出《中程飛彈條約》下一步 美國國防部宣布將研發新巡弋飛彈〉，《風傳媒》，2019年3月14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1054160>〉，檢索日期：2019年3月28日。

28 Robert Farley, "Five Russian Weapons of War NATO Should Fear," National Interest, 6 July 2014,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five-russian-weapons-war-nato-should-fear-10816>〉.

是，2014年以來俄國在東歐及中東地區的勢力擴張。2014年烏克蘭危機之後，美歐各國與俄羅斯的關係一度惡化，俄國的威脅對歐洲國家而言再次出現新冷戰的陰影。北約國家認為只要核武及殺傷性強的飛彈大量存在於俄羅斯境內，對美歐各國的威脅就不可能消除。北約認為俄羅斯軍事的擴張已威脅到歐洲安全，因而對俄羅斯的嚇阻戰略被美歐國家視為在危機時刻最能避免核大戰爆發的有效武器。²⁹美國藉由退出《條約》可解除發展中、短程飛彈的限制，有利於以美國以優勢的飛彈打擊能力，嚇阻俄羅斯對美國的挑戰。

相較於俄羅斯，莫斯科認為美國在東歐地區部署對付伊朗的飛彈陣地可立即改裝，其射程涵蓋歐俄的所有地區。³⁰俄國外長宣稱，美國在東歐部署及擁有的飛彈，明顯的違背了《條約》的內容。2019年8月1日美國正式宣布中止《條約》，美俄軍備競賽正式拉開序幕。

美、俄退出《中程核飛彈條約》的目的與影響

一、美國退出《條約》的戰略著眼

(一)對安全的認知與飛彈防禦系統的建構

依據從2018年1月美國國防部公布的《國防戰略》(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和2月發布的《核武態勢報告》(Nuclear Posture Review)中，兩份文件都將俄羅斯、中國、北韓並列為美國的核威脅來源。³¹《核武態勢報告》更進一步指出，俄羅斯的擁核技術可能將造成中東地區的核擴散，以及「核恐怖主義」(nuclear terrorism)。防止俄羅斯對伊朗等流氓國家提供，抑或者是發展核武，乃維護美國國家安全和穩定國際秩序的必要手段。³²另外依據美國統計，目前全球有12個國家，不是已經擁有大量核武(超過6國以上)，就是正在執行核武計畫；同時也有36國擁有機動式飛毛腿飛彈或更遠打擊力的飛彈；擁有大量巡弋飛彈的國家則可能超過19個。³³這些數量自冷戰結束以來，已成長了20%。華府認為對於上述國家的威脅與挑戰，美國及歐洲地區的飛彈能力，明顯的處於落後階段。

為保證美國的國家安全，境外的攻擊飛

29 王俊評，〈梅克爾說「北約再見」，但歐洲有本事為自己而戰嗎？〉，《聯合新聞網-轉角國際》，2017年6月5日，〈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2504959〉，檢索日期：2019年5月13日。

30 王冰，〈美國在俄羅斯家門口部署「薩德」！普京放了什麼狠話？〉，《每日頭條》，2019年4月15日，〈<https://kknews.cc/military/66legbp.html>〉，檢索日期：2019年5月13日。

31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anuary 2018), Accessed 2018-12-19, <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20National%20Defense%20Strategy%20Summary.pdf>.

32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February 2018). Accessed 2018-12-28, <https://media.defense.gov/2018/Feb/02/2001872886/?1/?1/1/2018%20NUCLEAR%20POSTURE%20REVIEW%20FINAL%20REPORT.PDF>.

33 Marvin Leibstone 著，齊珮文譯，〈國際飛彈防禦合作計畫〉，《國防譯粹》，頁18。

彈不致威脅到美國本土與其海外基地，在歐巴馬政府以前美軍都以強化其國家飛彈防禦系統(NMD)及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作為反制手段。美國的飛彈防禦戰略作為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捍衛美國免於遭受北韓有限的長程飛彈威脅；第二階段捍衛盟友和美國駐軍免於遭受區域短程與中程飛彈威脅；第三階段擴大捍衛美國免於遭受伊朗等國有限度的飛彈威脅；第四階段捍衛歐洲盟友和美國駐軍在此地免遭受俄羅斯及伊朗的飛彈威脅；第五階段阻擋並擴大捍衛盟友和美國駐軍免於遭受2個區域/戰區的短程與中程飛彈威脅。³⁴美國除了投資更多的軍事預算發展與建立飛彈防禦體系，順勢強化了與區域盟邦，共同建構各個地區的飛彈防禦體系。美國在南韓建立「薩德」反導飛彈防禦系統，即為明顯之例。

(二)重啟歐洲的飛彈防護網計畫

冷戰時期，歐洲地區飛彈防護網主要是抵抗來自蘇聯的飛彈攻擊。但是隨著《條約》在1987年的建立，歐洲國家認為無需浪費大量資金，建立效能不大的歐洲地區飛彈防禦系統。美俄退出《條約》，加上伊朗對中東美國的盟邦國家或是直接可威脅歐洲地區來看，無論從政治戰略或軍事戰略分析，歐洲可能須思考重啟飛彈防禦網部署，防範伊朗或俄羅斯使用飛彈對歐洲重要目標的攻擊。

過去，北約建構飛彈防禦計畫的構想，最大的價值在於「架構簡約」。該計畫旨在反制射程300-1,000公里的短程彈道飛彈、1,000-3,000公里及3,000-5,000公里的中程彈道飛彈的威脅，或更遠的洲際彈道飛彈。一旦重啟飛彈防禦計畫，北約及美國仍將依原先計畫將採取「分層」部署方式，以陸基愛國者3型反制短程彈道飛彈，運用終端高空區域防禦系統(THAAD)反制、短、中、長程彈道飛彈、使用艦載標準3型各類系統，反制中程、洲際彈道飛彈，同時運用「外大氣層擊殺載具」(exo-atmosphere kill vehicle, EKV)對付超過5,500公里的遠程洲際飛彈。³⁵歐洲防禦飛彈計畫的重啟，代表著歐洲地區的防空防禦系統仍須依賴美國的建構。

(三)有利於美國對歐洲國家的軍售

美國退出《條約》除可恐嚇俄羅斯撤出在東歐的中程飛彈陣地，其實隱藏了另一項軍售野心。川普屢次與北約國家元首會晤時，要求北約主要國家(德、法)須提高軍事預算開支，達到彼等國家2%GDP支出的水準。隨著美、俄退出《條約》，北約國家被迫必須建構地區的飛彈防禦系統。2019年4月美軍宣布，同年7-8月將在羅馬尼亞部署「薩德」防空飛彈系統，以填補「宙斯」陸基防空飛彈系統的防禦間隙。³⁶憑此，美國可順勢要求北約的同盟國，共同分擔區域防空飛彈系統建構的費用，共同對抗俄羅斯的

34 Keith Jacobs著，李育慈譯，〈彈道飛彈防禦未來發展〉，《國防譯粹》，第37卷第2期，2010年2月，頁11。

35 Marvin Leibstone 著，齊珮文譯，〈國際飛彈防禦合作計畫〉，《國防譯粹》，頁17-18。

36 〈美軍東歐部署「薩德」俄新洲際導彈最後測試〉，《CCTV中文國際》，2019年4月13日，〈<http://goo.gl/ob12rY>〉，檢索日期：2019年4月14日。

飛彈威脅。俄軍則認為美國將薩德防空飛彈部署在靠近俄羅斯的東歐地區，必然會惡化美俄之間的緊張關係。

北約與俄羅斯的軍事對峙，將使美國易於主導歐洲國家的軍備市場與區域飛彈防禦系統的部署。然而，德、法等國反對增加防禦經費，美國與北約國家在增加國防預算上意見的分歧正不斷加大，這些舉措也讓歐洲地區建立飛彈防禦體系的構想出現裂痕。

(四)便於鞏固美國在全球霸權的地位

美國戰區飛彈防禦體系在因應俄羅斯或中共的超音速巡航飛彈時，已出現力不從心的現象。尤其，俄製的「伊斯坎德爾-9M729」飛彈或中國製造的東風-17、東風-26的超音速巡航導彈，已讓美國區域飛彈防禦系統(TMD)捉襟見肘。美國正在考慮在歐洲的波蘭重新部署標準三型2A中程防空飛彈，此型飛彈可在大氣層反制俄國的洲際飛彈。³⁷在土耳其美軍也將部署X型波段雷達系統，足以反制俄國在中東地區的中程飛彈威脅。美國退出《條約》後，可以不受限制的發展更為先進的飛彈，有利於遏制中、俄的挑戰。

值得關注的是，中東與黑海地區因俄羅

斯勢力的擴張，該地區的動蕩正持續惡化。美國希望北約能與美國共同出兵黑海，以維護其區域穩定。³⁸歐洲國家卻不希望美、俄的軍事競爭催化區域的動亂。美國主動退出《條約》，無疑地可能再次挑起美、俄之間的軍備競爭。北約國家無奈地被迫捲入美、俄之間的軍備競賽。相對的，此舉將愈加激勵歐洲國家尋求獨立自主的國防，以免有授人與柄的危機。

二、俄羅斯的安全觀與戰略佈局

(一)俄羅斯對周邊國家安全的觀點

傳統上，俄羅斯的國家安全觀深受其獨特的地理環境所影響。俄國除了太平洋和北冰洋之外，天然國界極少，北冰洋又成為當前各國爭權奪利的要域，加上東亞、歐洲及中東地區的動蕩不斷，俄羅斯始終認為其周邊地區的不安定，會影響本土的安全，因此在安全戰略上展現出一種出於自衛的敵意。³⁹俄羅斯又因身處危險世界又沒有太多天然屏障的國境中，莫斯科會認為俄軍必須擁有一支能在軍事上捍衛自身利益的武裝力量，利於俄羅斯的安全保障。⁴⁰

俄羅斯的民族特性充滿了戰鬥氣息。無論是帝俄時期、或蘇聯時期再到解體後的俄

37 蔡馥宇譯，〈後《中程飛彈條約》時代？美國的抉擇〉，《青年日報》，2019年1月2日，〈<https://www.ydn.com.tw/News/318945>〉，檢索日期：2019年5月13日。

38 〈美在烏克蘭建海軍作戰中心趁虛而入再激美俄矛盾〉，《zi字媒體》，2017年8月9日，〈<https://zi.media/@yidianzixun/post/1kgvXJ>〉，檢索日期：2019年5月13日。

39 Nalery Gerasimov, Harold Orenstein 著，周茂林譯，〈俄國當代戰爭與現階段國防議題〉(Contemporary Warfare and Current Issues for the Defense of the Country)，《國防譯粹》，第45卷，第5期，2018年6月，頁43-44。

40 方永剛、唐復全，《大國逐鹿新地緣政治》(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頁132-136。

羅斯，俄國始終都是全世界領土最大的國家。斯拉夫民族主義者具有不斷進攻他國的優越性，以及征服他國的強烈欲望。⁴¹普亭總統深知民眾對其"大國榮耀"的期待，因而干預烏克蘭、出兵敘利亞等強勢作為，讓俄國民眾對他愛戴與信賴。⁴²普亭認為若要不間的擴張領土及權力疆域，都是在加強俄國的周邊安全及維護本國及海外的利益。不免有「先發制人」的企圖，藉以消弭周邊地區的威脅因素。⁴³

後冷戰以降，在「北約東擴」的驅使下，漸次地限縮俄羅斯在東歐地區的勢力與影響力，俄羅斯的危機感不斷增加。北約的目的是要孤立俄羅斯，使俄國失去再度崛起的戰略依託。北約的東擴，特別是在科索沃戰爭(1999)及隨後在喬治亞和烏克蘭等國發生的"顏色革命"，讓俄國認識到西方不願見到俄羅斯的壯大，莫斯科逐漸放棄了後冷戰時期對西方和解的幻想。⁴⁴2014年，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之後，俄羅斯在東南歐及黑海

地區已握有優勢。相對於波羅的海三小國、波蘭陸續加入北約，都讓俄羅斯西部歐俄的安全頓失憑藉。2014年美國前總統歐巴馬訪問愛沙尼亞時，明確表示北約將會承諾《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第五條規定：「捍衛波羅的海國家的安全承諾。包括向盟國提供安全保護的所需和具體的安全措施。」⁴⁵更令當時軍隊重整尚未完成之俄羅斯感到不安。

北約對俄羅斯的戰略反制是以「混合戰爭策略」為手段；它是指一種平時與戰時無法清楚劃分的作戰階段，過程中又是以軍事手段或其他公然暴力指向某一個國家。⁴⁶俄羅斯與北約在波羅的海的地緣競爭，目前已成為競爭最為激烈的地區。為了突破北約的圍堵，鞏固俄國在東歐的昔日風光，俄羅斯主動與德國商討建設一條代號為「北溪-2號天然氣管線」；它可從俄羅斯直接輸運天然氣到德國的天然氣管。⁴⁷管道建成後，德國可從俄羅斯輸入的天然氣，將會成長兩倍。原線路繞過陸路的中東歐國家如斯洛伐克、

41 陳婕妤，〈普丁時期俄羅斯與歐盟關係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1月，頁20-21。

42 馮玉軍，《俄羅斯外交決策機制》（北京：時事出版社，2002年1月），頁223-225。

43 李興等，《紅色風暴會再爆發嗎？解讀新俄羅斯的前途和命運》（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03年8月），頁401-403。

44 〈英國學者：放棄重塑西方式俄羅斯的幻想，保持足夠耐心〉，《每日頭條》，2019年1月3日，〈<https://kknews.cc/zh-tw/culture/2xxx38g.html>〉，檢索日期：2019年5月13日。

45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to the People of Estonia," (Washington, DC: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3 September 2014),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9/03/remarks-presiednt-obama-people-Estonia>〉。

46 Valery Herasimov, Harold Orenstein著，周茂林譯，〈俄國當代戰爭與現階段國防議題〉，《國防譯粹》，第45卷第5期，2018年5月，頁39。

47 〈北溪2號德俄直通歐美瞪眼〉，《在線報導》，2015年6月，〈<https://www.dw.com/zh/>〉。

波蘭、烏克蘭等國，將不能坐收天然氣過境的費用。⁴⁸因而不排除意圖分化歐洲國家間的團結。

東歐國家為防範俄羅斯可能發動的侵略，紛紛允許美軍或北約的飛彈基地進駐。諸如：波蘭不僅讓美軍進駐一個裝甲旅，美國的防空飛彈陣地也部署於該地。芬蘭也部署了足以抗衡俄羅斯威脅的愛國者飛彈，⁴⁹以致於俄羅斯有如芒刺在背的壓力。

（二）俄國戰區之調整與因應

莫斯科認為當今平時與戰時的界線非常模糊，當軍事手段或其他公然暴力措施指向俄國或其盟邦時，其國家安全或主權已受到威脅。俄軍也認知到敵人（西方國家）可能對其發動「混合作戰」的模式，因而必須致力於各種反制混合作戰的防護措施，以因應未來的挑戰。⁵⁰

美歐國家無論採取「北約東擴」或在波羅的海或黑海地區對俄羅斯的種種限制措施，在俄羅斯看來都屬於軍事的挑釁行為。⁵¹俄羅斯為表達抗議，積極地在白俄羅斯、東烏克蘭及其飛地加里寧格勒部署S系列的防空飛彈，以監控北約國家的軍事挑釁。雙邊在東歐及波羅的海的鬥爭早已趨向白熱

化。

相較於俄羅斯，為回應美方單方面退出條約的舉動，俄羅斯總統普亭也不甘示弱的表示莫斯科將研發更多新型的飛彈。2019年2月5日，俄國官方媒體報導，莫斯科將在2021年前研發新型陸基巡弋飛彈與新型陸基高超音速飛彈兩款型式，這兩型飛彈的研發與部署，將讓美軍任何防禦系統失去功能。與此同時，俄羅斯已部署及銷售其威力強大的S-400防空飛彈至中東與東歐國家。此舉讓美國及北約國家甚感壓力，也不得不投入更大經費，強化自身的防空作戰能力。可以預測的未來，美、俄的軍備競賽將在歐洲大陸地區快速蔓延。

（三）俄羅斯各戰區兵力部署重點

俄軍未來的建軍重點置在如何規劃並貫徹兵力重組與現代化的軍隊建設。在核戰略方面，俄軍的火箭部隊會以現代飛彈設施進行大規模換裝。俄軍在2019年4月宣布其最先進的「薩爾馬特(RS-28, Smart)」重型洲際彈道飛彈即將研發成功，超音速之「先鋒導彈(RS-26, Avangard)」也將部署以增強其陸基飛彈的實力。⁵²俄軍90%的戰略核子部隊將會在2020年前完成現代化的換裝工程。海

48 俄羅斯輸運天然氣所經過的國家每年大約能坐收20億美元的"過路費"。詳見〈美副能源部長：美天然氣4年後可供應德國〉，《經濟日報》，2018年9月17日，〈<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1/3372509>〉。

49 〈「中立」抑或「入約」瑞典和芬蘭的兩難抉擇〉，《每日頭條》，2018年3月14日，〈<https://kknews.cc/zh-tw/military/2e3g8ke.html>〉，檢索日期2019年5月13日。

50 Valery Herasimov, Harold Orenstein著，周茂林譯，〈俄國當代戰爭與現階段國防議題〉，《國防譯粹》，第45卷第5期，2018年5月，頁45。

51 方永剛、唐復全，《大國逐鹿新地緣政治》（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頁83-84。

52 〈美軍東歐部署"薩德"俄新洲際導彈最後測試〉，《CCTV中文國際》，2019年4月13日，〈<http://goo.gl/ob12rY>〉，檢索日期：2019年4月14日。

軍以建設核子動力潛艦為主，配備全世界最先進的彈道和巡弋飛彈，其中尤以建造及引進「北風之神級」(Borey Class)的核動力彈道飛彈潛艦為核心。⁵³空軍方面將強化現有的圖-160和圖-95MS兩種戰轟炸機，及添購伊爾-476運輸機的數量，及對現有的伊爾-78加油機進行改裝。新研發的「佩列斯舒特」雷射系統將配置在戰機的武器系統。⁵⁴在地面作戰部分，俄軍將大規模地使用現代化的武器與軍事裝備比例將超過70%。航太部隊戰鬥能力將提升為目前戰力的1.5倍，⁵⁵致其戰略嚇阻能力有所提升。此外，俄國海軍有45艘大型現代化巡防艦，配備了高科技、長程火箭的海對海飛彈，刻正加入作戰序列。⁵⁶上述軍隊現代化的建立，將使俄羅斯能因應在周邊國際環境中，掌握國際衝突事件中，具備快速機動與精準打擊能力(甚至核打擊力)。

未來，俄軍兵力運用重點在於如何規劃新建兵力的部署並貫徹兵力重組的因應能力。俄軍軍事戰略的佈局及軍隊建設會特別著力於反制各種威脅的戰略舉措，以因應美國及西歐國家所發動的「混合作戰」。衝突

過程中，經常混夾著領土、主權的爭執。所以，當一國的主權受到他國的政治侵犯時，混合作戰即已展開。然而，俄羅斯的反制措施仍以積極部署不同距離的飛彈為主；循此俄國可以較小的代價，獲取較大的戰略目的。

美俄退出《條約》對各地區域安全的影響

美、俄先後退出《條約》，實出之於對彼此的不信任；雙方都擔心對方擁有的核彈數量及飛彈性能優於本身所致。美國在2017年底公布的《國家安全報告》以及2018年1月的《國防戰略報告書》(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加上2月發布的《核武態勢報告》(Nuclear Posture Review)中，三份文件都將伊朗、俄羅斯、中共、北韓並列為美國的核威脅來源。⁵⁷尤其將中共及俄羅斯列為美國主要的競爭對手。此點改變，美國勢必重回與俄羅斯及中共在軍事領域上的對抗，新型冷戰型態也將隨著美俄退出《條約》，彼此間的對抗情勢，對各個區域安全將造成極度不安的

53 Thomas R. Fedyszyn, "Putin's Potemkin-plus' Navy," Proceedings, May, 2016, <<https://www.usni.org/magazines/proceedings/2016-05/putins-potemkin-plus-navy>>, Accessed: 2018-09-27.

54 同註40。

55 Valery Herasimov, Harold Orenstein著，周茂林譯，〈俄國當代戰爭與現階段國防議題〉，《國防譯粹》，第45卷第5期，2018年5月，頁44。

56 CAPT Thomas R. Fedyszyn, USN(Ret.), "The Russian Navy 'Rebalances' to the Mediterranean," U.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 139, no. 12 (December 2013), pp. 20-25.

57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anuary 2018), Accessed 2018-12-19, <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現象。

一、對歐洲地區的影響

北約與俄羅斯(含前蘇聯)的軍事對抗已超過一甲子，北約的武裝力量又是以美國馬首是瞻(占北約整體軍力百分的60%以上)，北約實際上扮演美國的「代理人」角色。德、法、英對俄羅斯的威脅，似乎漠然以對。但美、俄互不信任的使然，雙方退出《條約》後「軍備競賽」在歐洲地區已然展開，更將因此而陷入武力對抗的格局。

近20年來，俄羅斯的核武戰略已朝向三位一體的戰略核武力量發展；陸基、潛射及戰略轟炸機進行一系列的整合。主要就是針對2002年美國退出《反彈道飛彈條約》(Anti-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ABM)時，俄國採取的反制作為。⁵⁸俄國武裝(核)力量的發展，早已讓北約各國深感恐懼。國際關係學者史蒂芬·沃特(Stephen Walt)認為，普京對東歐的政軍作為，為北約提供了重新振作的理由，特別深化前蘇聯在東歐地區的影響力。⁵⁹故而對俄羅斯而言，結束INF條約將能合法的公開研發及部署大量的中程飛彈的可能，甚至於繼續指責美國退出中程導彈。⁶⁰

美國退出《條約》，企圖運用嚇阻手段以遏制俄羅斯的軍事擴張，此舉卻可能引發歐洲國家更大的不安。德國、法國及義大利對美國退出《條約》引發歐洲與俄國的軍備競賽甚感憂慮，並對美國的戰略舉措深感不滿。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在川普宣布有意退出條約後與他通話，強調「這項條約對維持歐洲安全與戰略平衡的重要性」。德國也表示須慎防美俄再度發展武器，表示退出條約將引起「多種負面效應」。⁶¹由此可知，歐洲各國無不憂慮新一輪的核武競賽。

近期，引爆美、俄爭鬥的另一個熱點則是波羅的海海域的爭端方面。2018年10月25日至11月23日，北約國家及其友邦共計31國，舉行三軍聯合軍事演習，代名「三叉戟-2018」。慣例上，北約每3年會舉行一次「三叉戟」軍演，目的是嚇阻俄羅斯對北約國家的侵略與挑釁。⁶²為恢復對波羅的海的控制權，莫斯科不得不更加強化自己在西北部的安全防禦。無獨有偶，在「三叉戟」軍演的同時，俄羅斯也在北海進行防空飛彈的實彈射擊。⁶³俄國軍方稱此次演習完全是正

58 呂其昌，〈國際上圍繞NMD展開激烈鬥爭〉，《現代國際關係》，2001年第4期，頁10。

59 Stephen M. Walt, "NATO Owes Putin a Big Thank-You", Foreign Policy, 4 September 2014, <http://foreignpolicy.com/2014/09/04/nato-owes-putin-a-big-thank-you/>.

60 陳軒泰，〈俄部署彈道飛彈對歐洲安全影響〉，《青年日報》，2019年4月20日，版11。

61 〈美俄31年前簽中程核飛彈條約 為何川普要廢掉〉，《中央通訊社》，2018年10月23日，〈<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810230097.aspx>〉，檢索日期：2019年3月29日。

62 〈冷戰後最大規模 北約三叉戟聯合軍演挪威登場〉，《中央通訊社》，2018年10月23日，〈<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810230343.aspx>〉。

63 〈冷戰後最大規模！北約「2018年三叉戟軍演」惹怒俄國〉，《自由時報》，2018年10月26日，〈<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592408>〉，檢索日期：2019年3月29日。

當的防衛俄國的既有利益。可知，雙方「大秀肌肉」的軍演展示，非但沒有減輕區域的緊張，反而讓區域衝突愈加激烈。

此外在黑海地區，俄羅斯的權益正遭受北約及美國不斷的制約與壓縮。俄羅斯在2014年併吞克里米亞，接著部署更多的部隊與飛彈陣地在烏克蘭東部地區，都是向美國及北約釋出對抗的意志。

二、對中東地區的影響

美國國防部評估認為，俄國不斷加大在黑海地區的軍事部署與先進飛彈的進駐，將使美國在中東地區的盟邦威脅倍增。最讓美國擔心的是，美軍對俄軍飛彈襲擊的反應時間，不斷受到壓縮。美國防部認為，未來若在中東或東歐地區發生大規模衝突時，大批美軍部隊尚未集結完畢或未抵達戰場前，俄軍及其盟邦已有能力去限制美軍在上述地區的軍事行動或準軍事準備。⁶⁴

長期以來，美軍在全球的戰略規劃皆是同時打贏兩場戰爭為目標。兩場戰爭的作戰模式首重避免兩方面的敵人密謀勾結或趁機入侵美國的戰略考量。美國最擔心的是，俄羅斯與中東地區的宿敵伊朗、敘利亞等國家的合作。近半年來，由於美國強烈支持以色列，加上對伊朗、土耳其等國的經濟制裁，迫使伊朗、土耳其與俄羅斯的關係愈拉愈近。俄土的軍事合作直接表現在敘利亞的戰場上。由於美俄兩造在中東地區的衝突，間

接地影響未來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

三、對亞洲地區的影響

從地理上說，俄羅斯軍事部署的弱點在遠東地區。俄國在烏拉山以東的亞洲部分因疏於管理，導致建設落後、人口也非常稀疏。尤其在西伯利亞以東地區，受限於其遼闊的冰原地帶，嚴重阻礙了莫斯科想向亞洲發展的意念。⁶⁵但是西伯利亞地區卻儲藏了豐沛的能源，讓俄羅斯當局不得不重新面對亞俄地區的資源開發與經濟發展。另外，從政治與軍事的地緣關係來看，俄國受到美/日、美/韓軍事同盟的影響，美軍在日本及第一島鏈各國(地區)的兵力部署，仍在持續強化之中。強化與中共的軍事合作，可降低來自美國的軍事威脅。未來，若在歐洲或亞洲地區同時出現具有爭端的國際衝突，可增加美國出兵的困難度，間接的利於中、俄兩國大戰略的實踐。中、俄兩國合作愈趨緊密，愈有利於俄羅斯抵抗美國的施壓。目前，中、俄兩方受到美國單極霸權的影響，雙方在軍事領域的合作，正邁入新的階段，彼等不斷在軍購武器、軍事合作、海上聯演、跨境演習，以及打擊邊境地區的國際犯罪等領域越來越密切的現象，相對惡化區域安全情勢。

結 論

《軍備競賽》是一種權力平衡的理論，

64 Aaron Mehta, "The Pentagon is planning for war with China and Russia - can it handle both?" Pentagon, January 30, 2018, <<https://www.defensenews.com/pentagon/2018/01/30/the-pentagon-is-planning-for-war-with-china-and-russia-can-it-handle-both/>>. Accessed: 2018-09-28.

65 方永剛、唐復全，《大國逐鹿新地緣政治》(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頁9-13。

而《軍備控制》主張以法制、條約及道德力量，以約束權力(軍備數量)的擴張。國際政治的現實本質仍在於權力的分配能否合理，以及安全的獲得能否永久保證。美國與俄羅斯宣布退出《條約》的結構性問題是受國際環境改變，雙方逐漸對彼此的安全信任不斷降低。遠因則是美國的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及國家飛彈防禦系統(NMD)的發展已明顯落後俄國。其次為俄國於蘇聯崩解之後的20餘年，其軍事體系一直無法順利完成，國力積弱又無法因應北約東擴之威脅。北約東擴與東歐國家不斷防範俄羅斯入侵，才會讓莫斯科師出有名的奪取克里米亞島與出兵協助敘利亞政府軍，以確保俄羅斯在東歐及中東地區的不安全感。莫斯科因而發展以核武為國家嚇阻戰略之主力。

美國退出條約的近因，是因北韓的「洲際飛彈」已足以成為美國本土之威脅，伊朗的中程導彈亦可對駐歐美軍(法蘭克福)形成威脅。在對渠等國家實施制裁之虞，深恐兩國對其發動奇襲。華府為防範未然，先擺脫其用武之制約，而率先以俄羅斯為藉口，退出條約。對中共之藉口，則以「未加入」條約而成為美國退出條約的口實之一。相對的，俄羅斯遭受美國及北約的壓力下，卻激化中俄聯合軍演的合作氛圍。雙方退出《條約》後，歐洲地區的「軍備競賽」已經展開，且朝向零和博弈的方向發展。一場新型冷戰模式，蘊釀著隨時可能發生的軍事衝突。

美國退約後，美軍要對付的目標國除了俄羅斯之外，還包括了中共、伊朗、北韓的

洲際飛彈威脅。在無法完全以武力掌控上述國家的飛彈發展的前提下，美國必須強化與歐亞大陸盟邦國家的軍事合作，此舉有利於美國的軍售市場。換言之，川普不斷要求其盟邦分擔軍費支出，實乃美國退出《條約》的另一項政治目的與商業利益。川普上台之後，毀約背信之舉措不勝枚舉，此案只是其中一例。顯見美國只有眼前利益而無長遠構想，亦見其軍力衰退一時之間難以支撐其原有可應付「兩場大型區域戰爭」的軍事戰略。有以致之，退約雖可「滿足」川普一時之要求，但卻破壞了美、俄以至與中共之間的均勢。誠然是「以不一定能獲得之利，欲抵消極可能獲得之害，是戰略上極大的錯誤與冒險。」

毋庸置疑，美俄退出《條約》不僅僅只是造成全球軍備競賽，甚且嚴重影響全球的穩定。是故，無論是歐洲、中東及亞洲地區都將面臨戰爭的威脅，各國為了自身安全，不得不投下更多的軍事投資，卻帶來永無止境的安全困境。

作者簡介

胡敏遠先生，陸軍官校72年班、戰院正規班87年班、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曾任營長、國防武官、戰院主任教官，現任職為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